

欽定元史

卷百五
十八之
六十一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
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
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
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
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

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旣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壁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進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歛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媿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關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

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
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許以絕訟
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
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
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旣奉詔宴羣下罷酒將
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
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
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
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
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

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子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
姓勅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徒無常
土薄水淺烏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
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
腦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
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
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丙辰樞
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荅兒大爲鉤考

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
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
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
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
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卽位立十道宣撫使以
樞使東平旣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
均賦役罷鐵官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
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事見許衡傳改大司農
樞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

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日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以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隸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命洛土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脩

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李璫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璫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

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

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旣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爲釋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

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
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
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
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
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
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
舍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
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復告之子
燁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

大家知名卒諡日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咀嶮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

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
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
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
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
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
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
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
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
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

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
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
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也有果
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
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
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
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
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

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

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
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
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
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
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
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
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
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

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照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

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
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
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
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
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
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
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
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
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
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

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任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

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
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
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
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
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
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
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
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
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
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

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
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
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
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
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
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
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
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
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
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

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

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
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
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
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
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
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
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
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
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

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況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

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好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

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
或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
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
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
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
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
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
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
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
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

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

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

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
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
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
是以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
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
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
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
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
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

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
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
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
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
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
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
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
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
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
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

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

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

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
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
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
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
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
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
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
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
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
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

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

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
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
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
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
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
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
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
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
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

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
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
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
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
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
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
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
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
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
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

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期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日月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撤家人餽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
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
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
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
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
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
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
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
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
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

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
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由奉祠事名魯
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

李俊民附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
然有立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
伐金默爲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
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
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

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

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
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卽召用之俄命
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
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
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
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
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
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卽召拜
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
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

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
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
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
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
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
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
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
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
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鈞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
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

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

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擬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

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入學士卒年八十五計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

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
大學士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金承安
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
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
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
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
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
先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
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

祥及卽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竇默傳醫者王翁妻以女○

臣宗萬

按通鑑王翁作李

浩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宋子貞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守大名辟爲安撫司計議官義斌歿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托近侍奏決不

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懇勸凡奏請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懽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今兵且大至人情恟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飢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土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七年太宗命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

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墮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擘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

變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貞裁定李瑄叛據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瑄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瑄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瑄子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

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卽其家訪

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子渤字齊彥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出爲曹州判官未

幾復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璫城胸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璫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懼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爲宣撫副使

丙辰徵京兆軍需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軍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郿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僕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內大治丁巳憲宗命阿藍荅兒會討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

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
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北上至開平
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旣卽位挺奏曰南師宜還
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蜀
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刺不花者征蜀時名將也
渾都海嘗爲之副時駐六盤山以兵應阿里不哥挺謂
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
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
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
憲定議令八春汪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

兵既北而阿藍答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刺不花渾都海遇於甘州哈刺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答兒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阿藍答兒渾都海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右丞挺爲僉行省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興元判官

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
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而毀言日至豈
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
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
璧論之想陛下有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
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
敢請就戮挺旣出帝顧駙馬忽刺出樞副合答等數挺
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
若此誰復爲朕戮力耶卿等識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
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脩

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治徐世隆高鳴胡祗遹周砥等爲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四千人屯田開墾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十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蘭吉練習之以備不虞未幾禿

魯叛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
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
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
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
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
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
琮叔雲鞠問伏辜事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
女奚徹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
挺及其子璵帝怒召挺拘炳家璵下獄帝命趙氏子曰
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

以議勲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
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
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
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
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之
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獄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以疾
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寃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
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
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歲冬十有二月卒有
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子五人琥璘
璿璣琦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
其家誣爲反具琥知其寃罪誣者而釋之華亭蟠龍寺
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
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
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爲哉吏議遂屈都昌
妖賊杜辛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
獄琥悉以註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揭榜招徠
不三日雲集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

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
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
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
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三十
年遷國子司業卒有彛齋文集瑋字禮符仕爲右衛屯
田千戶歲餘謝病侍親時年纔三十三後還鄉里築室
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爲太子中舍人
年五十掛冠所築堂名也琦字德符大德八年成召備
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士調大名路治中不
赴皇慶元年授集賢侍講學士延祐四年陞侍讀官通

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年遷秘書卿病歸卒
琦善畫山水嘗使蜀持平守法秋毫無私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朮要甲音訛爲趙家因
以趙爲氏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諡忠閔慤長子良貴
嵩汝招討使良貴子讜許州兵官慤從子良材守太原
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
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良弼爲幕長
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區
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

無不從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構
嫌隙動相沮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
脫兀脫罷其屬邢大治戶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
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
阿藍答兒當國憚世祖英武讒于憲宗遂以阿藍答兒
爲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鈞校京兆錢穀煨
煉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
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七月世
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
士卒五戰皆捷焚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

按堵旣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
十二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
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
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
事有不意紐鄰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
鷲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
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
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見
采用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
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

容髮世祖嘉之既卽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爲使副良弼爲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紐鄰遷延不卽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鄰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八春從其議至則紐鄰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迷立火者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

使者卽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爲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爲徵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

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

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
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
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
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
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
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
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
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
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
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

擊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奕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

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諡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政事

趙璧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授儒書勅璧習國語譯

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壁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卽位召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壁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旣而曰朕亦不能爲此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壬子爲河南經略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

爲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
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
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
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
出語歸卧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己未伐宋爲江淮荆
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
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璧
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
絹疋兩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時誠有是請猶或
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適見世

祖旗動廼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憲宗崩世祖卽位中
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
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議
加答刺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北征命還燕以平章
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製太廟雅樂樂工党仲
和郭伯達以知音律在選中爲造僞鈔者連坐繫獄璧
曰太廟雅樂大饗用之聖上所以昭孝報本也豈可繫
及無辜而廢雅樂之成哉奏請原之三年李璫反益都
從親王合必赤討之璫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
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元年官制行加榮

祿大夫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木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遡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憚不敢動明旦阿木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

餘人高麗王植爲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年贈大

司徒謚忠亮子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
學士孫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元史卷一百六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

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卽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璫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泲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璫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卽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璫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叅

議行臺事璫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兀解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旣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減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解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卽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

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復入翰林爲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寔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旣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

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誼擾不能
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
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
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
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
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
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復其家至是尚書
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爲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
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
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

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臆之帝以天下獄因
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
師聽決因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
作詔戒喻天下皆不稱旨意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
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爲朕言之嘉獎不
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
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
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
則庶幾人才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移
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

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以疾請斷月俸母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卽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日本間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立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旣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軍士選擇

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
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
欲併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
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
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
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
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
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
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
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

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爲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

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縉紳以爲榮磐無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術雷

膺魏初徐琰胡祗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
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諡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
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
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
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
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
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

宋史卷之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十一

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
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卽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
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
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
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
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
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卽行汝言安知
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闕柴
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
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

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
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卽位建元中統首授
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
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
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
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
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
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
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薦李冶李昉

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
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
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知其非莫敢
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
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
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
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
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
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
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

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裕上書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卽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卽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

奉憲願舉察之母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正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

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
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
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
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
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
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
書環堵人所不堪冶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
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

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
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
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
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
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儼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
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
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
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
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
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

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

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卽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朞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

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藜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
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
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
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
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
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
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
弼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昶穎悟過人讀書

如夙習無故不出戶外鄰里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
儕輩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
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藁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至
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
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
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
陞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
言於忠濟曰比年內外裘馬相尚欽宴無度庫藏空虛
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
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

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歲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世祖嘉納之明年世祖卽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眷遇益隆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

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
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
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
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
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
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
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
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脩庶政選用百官儉以
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
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

見昶輒歛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弊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員於是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六年姦臣阿合馬議陞制國用使司爲尚書省昶請老以歸七年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二十六卒年八十有七昶嘗集春秋諸家之說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爲尚書省令史時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儉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寃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

肅曰辯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
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爲汝具奏辯
折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
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
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
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
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
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繼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
實辟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
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

實奏罷之庚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安撫使肅與
鐵冶及行楮幣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
中統新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
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
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
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官曹
典憲多所議定未幾兼商議中書省事三年致仕給半
俸四年卒年七十六肅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
曰讀易備忘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
大司徒邢國公諡文獻子憲禮部侍郎恐大名路總管

孫賡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行其說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

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大師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等咸聽受焉帝嘗御延春閣大賚羣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卽位以來如李璫之不臣豈

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卽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疋盜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

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乃顏叛
帝親征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
鼂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
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
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卽位遷中奉
大夫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
尚書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
爲集賢學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卽位
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
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爲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歛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陞待制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枕十八年陞直學士爲太子

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強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三十一年成宗卽位驛召至上都旣見勞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卿當與課國政餘不以勞卿也陞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爲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

大元年給半俸仁宗爲皇太子徵爲太子少傅謙皆力
辭仁宗卽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于行在
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
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
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
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
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
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選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致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帛各三匹歸卒于
家年七十九謙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

號野齋先生子侃官至大名路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宮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歲壬辰父歿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卽位以爲拘榷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

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
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
使取之觀世隆典領以行旣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
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於是益贊忠
濟興學養士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
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
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
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
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
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

綜覈覈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錠二年移治順天歲
饑世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
平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
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
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
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
旨安藏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
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
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
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遂

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九年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暮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註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瓊家童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

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獨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卽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昂量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兼臺州帥石天祿禮之辟兼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脩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國史院編脩官遷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十二年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久之遷郎中伯顏雅信任之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

決略無疑滯師駐建康伯顏以兵事詣闕政無大小祺與執政並裁決之及戰焦山宋軍下流祺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顏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知兵若是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先是宋降表稱姪稱皇帝屢拒不納祺自請爲使徵降表至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議未決祺正色曰國勢至

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內批用寶携之以
出復起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親封
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
時姦人妄相染汙終不可明遂止江南平伯顏奏祺前
後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陞授少中大夫嘉興路
總管佩虎符祺至首以興學爲務創立規制在官未久
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擢太中大夫濶東海
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贈宣忠安遠功
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郡公諡文襄子二人遵
適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曄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玉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

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旣敗詔有司踣其碑復等

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卽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
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
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
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
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
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
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遷翰
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
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

刺哈孫對帝大喜卽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卽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元史卷一百六十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大淵 文安附

楊大淵天水人也與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淵總兵
守闐州歲戊午憲宗兵至闐州之大獲城遣宋降臣王
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
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田哥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
降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擢大楫爲管軍總管從諸
王攻禮義城己未冬拜大淵侍郎都行省悉以闐外之

寄委之世祖中統元年詔諭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
成康又之功大淵拜命踴躍卽遣兵進攻禮義城掠其
饋運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以歸二年秋調兵出
通川與宋將鮮恭戰獲統制白繼源秦蜀行省以大淵
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帥欽察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
言于朝詔給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論功定官
以名聞三年春世祖命出開達與宋兵戰于平田復戰
于巴渠擒其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廸節幹陳于
潤等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
乃遣其姪文安攻宋巴渠至萬安寨守將盧埴降復使

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處之則夔難守矣此必爭之地也遂率兵來爭文安悉力備禦大淵聞有宋兵卽遣姪安撫使文仲將兵往援宋兵宵遁追敗之秋七月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賜金符十銀符十九別給海青符二俾事亟則馳以聞其後賞合州之功復賜白金五十兩大淵欲於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請于朝從之冬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欽察同署事大淵還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踰時而就四年宋賈似

道遣楊琳賁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世祖以大淵及張大悅復神山功詔獎諭仍賜蒙古漢軍鈔百錠至元元年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旣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勅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淵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坪連戰三日擒祁昌白良等俘獲輜重以數千計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

祁昌之弟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四月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淵閩中郡公諡肅翼子文粲襲爲閩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兄子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敘州壬寅國兵入蜀大全戰死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諡愍忠官其長子文仲文安方二歲母劉氏鞠之依叔父大淵于閩州戊午憲宗以兵攻大獲大淵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文仲亦授安撫使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攻禮義城殺傷甚衆奪其糧船繞出通川獲宋將黃文才高坦之二年復出通

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三年出開達戰屢
勝擒知軍范燮統制魏興黃廸陳子潤等授文安開達
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渠萬安寨主盧埴降遂
築蟠龍城以據夔達要路宋兵來爭相持半月文仲以
兵來援宋兵宵遁文安追擊大敗之四年佩銀符陞千
戶監軍如故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統
張喜引兵攻蟠龍大戰敗之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
安遣兵追襲又敗之擒裨將陳亮復築方斗城爲蟠龍
聲援令裨將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
敗宋師于射洪之納垠斬獲甚衆宋都統祈昌以重兵

運糧餉得漢且遷其官屬於內地大淵命文安先邀之
昌立柵椒原以守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俘得漢
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獻闕下二年
改授金符仍前職還攻宋開達等州擒其統制張剛總
管伏林八月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道
邀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東路征行
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入見詔賜黃金鞍馬有差還攻奪
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貴等三年春與
千戶李吉等畧開州之大通與宋將硬弓張大戰獲統
制陳德等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

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將
龐彥海投崖死擒副將劉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諸路兵
來救圍城三匝築壘城外文安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
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卽率兵斷其糧道宋兵戰甚
力飛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二
月文安以劄甚還蟠龍宋兵遂復開州文安乃遣總把
馬才楊彪掠達州盧灘峽與宋兵遇擒其將蒲德五年
文仲卒詔文安就佩金虎符充閩州夔東路安撫使軍
民元帥仍相副都元帥府事閩州累遭兵變戶口凋耗
文安乃教以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偶者併爲一

戶充役民始復業冬遣千戶馬才張琪畧達州擒宋將
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永興畧達州
之朱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顯
畧達州之泥垣擒總管張威冬遣兵掠大寧之曲水擒
副將王仁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敗宋兵
攻鐔鐵寨擒其將袁宜何世賢等捷聞詔賜白金寶鈔
幣帛有差秋攻達州之聖耳城擒宋將楊普時仲芟其
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畧開州擒宋將陳俊冬文粲
入見帝諭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也進文安階
爲明威將軍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戰于聖耳城下

擒其將蒲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將王順時宋以朱
禕孫帥蜀禕孫閬人也數遣間諜動搖人心文安屢獲
其謀閬州竟無虞秋八月文安會東川統軍匣刺攻達
州三戰三捷尋遣千戶嵇永興攻開州戰于平燉曲水
擒總管王道等軍還以所俘入見帝深加獎諭擢招勇
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討使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矢幣
帛有差九年秋領軍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
九軍山擒宋將張俊遣元帥蔡邦兒會蓬州兵邀宋師
于永睦戰勝之復遣嵇永興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
破聖耳外城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

城以積屯田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兵必來爭遣
韓福出兵通川以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銜耳山敗之俘
總管蔡雲龍等出達州牛門斷宋兵回路擒總管李佺
李德宋兵輸糧達州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
聰張順等夏遣元帥李吉畧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提
舉李貴及石笋寨主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達
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擒裨將吳金等覆其糧船閏
十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
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來據之且出兵迎敵文
安與戰破之擒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統閻國寶監軍

張應庚運糧于達州文安邀之于瀉油坡奪其糧并擒
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
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春三月文安率軍屯小寧得俘
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麥卽遣千戶王新德楊彪
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李吉畧由山戰于
城下擒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
戰擒其將鄭桂莊俊秋與蒙古漢軍萬戶怯必烈等攻
宋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擒守將嚴貴寶世忠趙興因
跨江爲橋以斷宋兵往來之路宋兵來爭戰却之還攻
牛頭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畧九

君山擒其將孫德柳榮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
開達二州而汝忠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
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
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
以爲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
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疇已立旗幟
于城之絕頂矣宋軍潰散擒趙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
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
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家屬得全不
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約降王

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
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
降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併力攻之擒統制王
慶益棄城走於是遣元帥李吉嵇永興千戶王新德等
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皆望風迎降凱還
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
帝悅加授文安驃騎衛上將軍兼宣撫使賜鈔一千錠
文粲加授鎮國上將軍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往招都
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將大軍以爲聲援皆降之秋七月
兵至樂勝城宋將蒲濟川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

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軍恃忠勝軍爲固力攻拔之殺
守將王智擒部轄景福圍梁山四十日世安隨方備禦
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
其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
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制
援兵果與之遇戰敗之擒總管李皐花茂實等萬州固
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汝和攻
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又招石馬鐵平小城三聖由木
牟家下隘等城冬進白帝城夔帥張起巖堅守不出文
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文安乃築城神

仙山以逼之令元帥蔡邦光萬戶紀天英屯守十三年
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
德輝經畫東川課程宋梁山守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
安以白德輝德輝大喜卽遣文安將兵奉王旨往招之
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攻萬州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
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匝踰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巖
來救遣鎮撫彭福壽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
明萬州奪氣文安復傳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
盡入攻城潛遣勇士梯城宵登斬關而入夔巷戰而死
萬州既定遣使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

分兵畧施州擒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帥何艮奪其城十四年夏進兵攻咸淳府時宋以六郡鎮撫使馬堃爲守文安與堃同里閤諭之使降堃不從乃列柵攻城冬十一月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斬關納外兵堃悉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死比曉宋兵大敗堃力屈就擒十五年進兵攻紹慶守將鮮龍迎敵二月潛遣勇士夜以梯衝攻破其北門鮮龍大驚收散卒力戰兵敗就擒蜀境已定獨夔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取夔州而西川劉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帥王師能

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夏入覲文安以所得城
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
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以賜之十七年遣辯士
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以散毛兩字入覲因進言曰元
帥蔡邦光昔征散毛蠻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旣降而
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蔡邦光之子陞爲管軍總管佩
虎符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
遙授文安叅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
覲擢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踰月
以疾卒子良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歷湖

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卒

劉整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旌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

整與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構之整遣使訴臨安又不
得達及向土壁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
款附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
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仍賜金銀
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
卒激使戰戰數十合敗之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
及佩印入獻請益屯兵厚儲積爲圖宋計三年入朝授
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賜銀萬兩分給軍士之失
業者仍兼都元帥立寨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將
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

鹽以餉軍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溫和進逼成都整馳
援之宋兵聞賽存孝至遁去將擣潼川又與整遇于錦
江而敗至元三年六月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
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
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聖朝有天
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
決矣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偕都元帥
阿木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爲攻取計率
兵五萬鈔畧沿江諸郡皆嬰城避其銳俘人民八萬六

年六月擒都統唐永堅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流上置弩砲下爲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旣還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八月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八年五月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獨貴得入城九月陞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三月加諸翼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昧於天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齟齬不能戰取

羞於勇者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荅伏弩中整三月破
樊城外郭斬首二千級擒裨將十六人謀知文煥將遣
張貴出城來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亘
叅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軍
士覘知之傍岸焚草牛如晝整與阿木麾戰艦轉戰五
十里擒貴于櫃門關餘衆盡殺之十一月詔統水軍四
萬戶宋荆湖制置李廷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漢軍都元
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使永寧僧持送整所
期以間整永寧令得之驛以聞于朝敕張易姚樞雜問
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以殺臣臣

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以來惟知督厲戎兵舉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靈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爲此小數何益於事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唇齒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言於丞相伯顏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砲擊之而焚其柵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堅入襄陽諭呂文煥乃以城降上功賜整田宅金幣良馬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來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十

一年陞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悉水軍來
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
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
然其夕憤惋而卒年六十三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
丞諡武敏子垣嘗從父戰敗智萬壽于通泉埏管軍萬
月均權茶提舉垓都元帥孫九人克仁知房州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